

道光丙申秋鑄

玉函八新語

板藏隨身行
篋翻刻者聽

頤道生平作文速。未有如此之速者。作文暢。未有如此之暢者。作文透徹。未有如此之透徹者。聞其日構一篇。文不加點。蓋靜入杳冥。下筆不能自休。所言動中肯綮。無所復用。其擬議也。君在楚作文甫脫稿。南中香壇已爲評騭。謂文昌宮中魁星助之。或卽宋蘇文忠耶。華嚴法界文境亦極相似。浣花翁謂如有神助。洵乎有神助也。君前生爲玉局校藉之人。玉局隸文昌宮中。則固一家眷屬也。道家有文昌化筆之法。君早入仕途。知而不爲。而靈筆度世。有類於是。亦可知天人相感之故矣。昔李長吉作玉樓記。天上之文章。招人間之人爲之。今君作蓮花篋。人間之文章。以人間之人爲之。而實以天上之人爲之。較之飛鸞闡化者。

蓮花篋卷一

錢序一

別爲一格。是非陰陽不測之謂神乎。昔人謂司馬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君文真不從人間來。抑君病中自知前生與余同爲壑菴老僧。故贈余詩。有前生同是壑菴僧句。近君在楚北。遇浣花翁云。南屏小顛上人于三十年前。已先言之。然則三生因果。仙佛合宗。不知由壑菴而上。生玉局與抑由玉局而下。生壑菴與盤陀石上。梅花正開。吾將叩斗杓而問之。丙申冬季松壺子序於西泠野鷗莊。

蓮花筏說

筏何以名。以其便于濟人也。其形如舟。而編竹爲之。非必揚帆盪槳。而行之速。較勝于舟。歷旋渦急溜之中。輕浮旋轉。便捷如龍。遇崎嶇之石。觸之而無所損。水中危石如林。行其間而毫無所礙。就深就淺。瞬息百里。筏之利濟。可謂至矣。予嘗游浙東。自縉雲至麗水。身親其境。俗名之曰篔。或曰筏。釋氏之名也。予曰否。昔孔子嘗言乘桴矣。朱註謂桴卽筏。不過一物而異其名耳。或曰筏何以必曰蓮花。予曰取其清且潔而已。夫花必有色。蓮雖不艷而自雅。花必有香。蓮雖不香而自芳。昔周子有愛蓮說。以蓮花比君子。然則蓮花筏之名。不過曰君子濟人之具耳。先生服官數

蓮花筏卷一

楊序一

二

十載。恒以濟人爲急。近以讀禮後遊于楚。予亦僑寓鄂城。旅室甚邇。談心無虛日。所著濟人之文。每脫稿。必與予觀之。其語簡而明。曲而達。人苟誦而習之。無不更小人而爲君子。予卽請其付梓以濟天下。先生笑而諾之。不兩月。裒然成帙。適有詩僧韻禪。鐫釋家三字經。請先生命名。先生以蓮花筏名之。此釋氏濟人之書也。是編亦以蓮花筏爲名。非謂釋氏可以蓮花爲筏。吾儒不可以蓮花爲筏也。蓮爲君子之花。卽筏爲君子之筏。世之讀蓮花筏者。卽視爲君子之筏也可。

道光十有六年歲在丙申。長至後九日。雲間外史苧阿老人楊基書于蕪湖舟次。

時年七十

蓮花筏。族兄頤道先生所作也。君憫童蒙啓迪之無法也。世人以口腹造孽也。風俗奢侈之日甚也。蔑視聖賢神明之懿訓。積惡釀劫而不知悔也。俗儒堅坐理障。不知儒之所以爲儒也。不知佛而謗佛也。不知道而謗道也。佛家道家之徒。名爲學佛學道。而不知佛之所以爲佛。道之所以爲道也。世之人實繁有徒。而無以勸也。此其患皆在於人心也。惻然憂之。作文十餘篇。世人苟卽其說而體驗之。則業儒者人人爲君子。學道者人人爲全真。學佛者人人爲善知識也。風俗日返於醇樸。戾氣消而災劫不生。年豐人樂。而宇宙太和也。同人讀而善之。釀資付梓。名之曰蓮花筏。筏者舟也。所以濟也。蓮花者清淨也。出淤泥而不染者。

蓮花筏卷一

袁序一

三

也。道家太乙真人乘蓮花普救羣生度人無量也。儒家以蓮花方君子佛家以蓮花爲妙法也。蓮花筏者慈航也。大願船也。濟苦海由此岸達彼岸也。三教同源則人人所共乘也。至其文筆之妙。萬斛泉源隨地湧出。則東坡之華嚴法界也。婦人女子讀之無不通曉。則白香山詩老嫗亦能解得也。筆無停機。文不加點。則師子翁所云若有神助也。梓旣成。乞印者不可勝計。則芋阿翁所謂洛陽紙貴也。歸安姚太恭人讀戒殺四則。停止壽讖。武進汪叅軍讀崇儉說。勸甥歸葬其親。則感孚捷於影響也。江楚兩大府讀之。皆激賞。學校之士。讀之無間言。闈閭廝養亦多相乞者。則徹上徹下也。先生自言思挽天下之人心。作之未已。單詞。

隻義。列爲卮言。前人名論。亦隨所見而錄之。期人人明善。復初而後已。則觀音大士所云。度盡眾生。方纔作佛。呂祖所云。度盡世人。方纔成真之洪誓大願也。三教同源之理。近已漸明。兼通者亦不一其人。必以先生爲巨擘焉。妙香飛祖有道脉淵源之偈。金蓋老人亦謂闡揚之任非君莫屬也。豈不諒哉。

道光丙申嘉平佛成道日龍門愚弟蘭雲袁陳義序於駐鶴壇

序

凡書以有益於身心性命者爲上關於國計民生者次之
舍是雖博極古今作之爲浮烟浪墨刻之爲灾梨禍棗甚
無謂也頤道生平刻所著百餘卷雕績滿紙大半風雲月
露之辭海運三編河渠十議雖云經濟究亦馳騫虛名海
真官所云雖文章美冠天下閻羅老子不因美文章而容
情也今以所刻蓮花筏見寄意主度人內蒙養戒殺善書
崇儉諸篇現身說法於人心當有裨益至儒佛諸篇所言
雖是然未免好辨且多發宋儒之覆此毛西河諸人所爲
何必效之四書六經配天地宋儒章句並日月日月尚有
薄蝕章句豈無舛誤不治身心而務爲文字光陰瞬息不
復再來此金蓋老人所呵也吾於三教之書均未深究惟
知自治其心自治不暇而遑言治人乎遑敢尙論古人乎
然則此書雖佳是儒家之糟粕而非佛道兩家之上乘也
近日究心數學雖出自希夷康節之傳於身心性命亦無
益也願君之著書止於是也道光丙申九月摩鉢道人管
守性書於妙香天室

良知說

良知之說始於孟子。良知之理則自天地生人而已。具盤古之開闢。伏羲之畫卦。神農之種植。嘗藥。倉頡之造字。黃帝岐伯雷公之明醫。伶倫之辨律。大撓之作甲子。羲和之治歷。明時皆良知也。使非良知。何以爲首出之聖人。爲智者之。翊物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諸賢者。亦皆良知也。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學之知止。此知也。知所先後。此知也。中庸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知修身。知治人。知治天下國家。皆此知也。陽明之學。以良知爲主本。不悞駁之者曰。姚江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

蓮花筏卷一

一

則一語而已。然人生有氣稟物欲之蔽。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此何說也。吾心自有天則。人之秉彝之謂。固屬無蔽。今必坐以當下動符聖人。未免深文。陽明不嘗曰。致良知乎。良知須致。卽大學致知之致。推也。卽中庸致中和之致。推而極之也。致字中自有爲學功夫。非當下卽符聖人也。卽謂良知不煩學。非謂致良知亦不煩學也。其不曰致事物之理。而曰致良知者。亦以言良知。則理在我。言事物。則理在外。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則理在我。若必求之四海。則理在外。陽明以求諸外之學。慮爲支離。故授之以致良知。此正足以闢告子。義外之非。而救大學補傳窮致事物之

理之失。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何嘗不言學耶。乃曰良知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是不過因陽明有支離之譏。竟以致良知爲無煩學慮。非坐誣陽明矣。爲攻辨乎。蓋良知卽大學之明德也。中庸天命之性也。孟子之性善也。明德要明天命之性。要率性善。要覺要復。卽致良知之說也。伊古神聖賢人。皆具良知而能致者也。陽明之致良知。卽陸子之尊德性也。皆近於佛者也。朱子闢佛者也。故朱子弟子爭朱陸異同也。陽明之學近於陸。亦近於佛。故朱子之徒攻陽明也。平心論之。朱陸異同。陸之尊德性不悞也。朱子始偏於道。問學後亦改而尊德性。始悞而終不悞也。

蓮花筏卷一

二

此朱子所自言爭異同者。未之知也。陸不悞。則陽明亦不悞。而攻之者悞也。蓋尊德性。子思之言也。良知。孟子之言也。後之講學者。勿存門戶之見。而哆口於影響之談。致蹈吠影吠聲之誚。可也。

父精母血。與天地之氣並至。合而成胎。骨者精也。肉者血也。隨母呼吸之氣者。氣也。精血至而天地之氣不至。不成胎也。感風雷乖戾及四時不正之氣。則成怪胎也。十月滿足。墮地。因然一聲。靈性入竅。而嬰孩始能啼哭。其無此一聲者。勿活也。所謂生而不育也。靈性卽魂也。神也。波羅提語。異見王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

偏現俱周沙界收束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卽是物也是卽所謂良知也又卽楞伽經所云八識中之含藏識卽阿賴耶識亦名白淨識也天地之氣有厚薄清濁剛柔純駁之不同靈性卽夙根所謂無始以來流浪生死轉入輪迴者也輪迴者喻轉也非真有輪以轉之也亦如西士推步以本輪均輪推日月星辰之運行遲速以輪喻而實未嘗有輪也靈性與天地之氣合而成良知也卽天命之性也卽孟子所謂性善也荀子曰人性惡其善者譎也譎卽訛訛卽化也所謂性待教而爲善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首章卽言時習四章曾子以不習自省也氣質之性卽

蓮花筏卷一

三

天命之性之染於習者不習於善卽習於惡出於此者入於彼也故陽明言致良知須學也此良知非特凡孩提有之凡人自少而壯壯而老亦莫不有之其秉賦有異於凡庸者夙根或從星精來或從佛道仙道儒道神道來或從忠孝節義來或從精靈來其良知每視尋常爲異古所謂敦敏徇齊今所謂聰明智慧皆是也宋儒不特朱子闢佛陸子亦闢佛故於佛多不滿之辭然此非佛之言也亦非道家之言也卽孔子語季路未知生之生也易繫辭所云知幽明之故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也乃天地古今恒久自然之道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故乾坤稱父母。而六子爲男女也。中庸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之謂也。知此者。可以明儒。可以修仙。可以學佛。洩天地之秘。而非秘也。孟子其知之矣。故曰。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次節。不申言良能者。良能亦聽命於良知也。如目能視。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也。耳能聽。心不在焉。聽而不聞也。陽明其知之矣。故曰。致良知。須學以去其昏蔽也。闢良知之人。不盡知。然其人莫不各有良知。且闢良知者。卽其良知。不過墨守宋儒之說。過篤耳。靜中自驗。未有不啞然失笑者也。此良知之說也。

蒙養管見

嗚呼。幼學之不得其傳也久矣。人心之。不古。以致風俗之。未醇。豈一朝夕之故哉。論語開卷言學。卽曰時習。其第四章曾子之言。以習所傳爲日省之功。蓋慮不習乎。此則習乎彼也。所謂習相遠也。而余以爲幼學則傳爲尤要也。蓋人生自免乳以後。智慧日生。自五六歲至十五六歲。此十年中。如木之初長。泉之始達。其冒勉長進之功。真有不可遏抑限量者。此大易所爲以蒙養爲作聖之基也。然水非疏濬不能流通。木非培養不能長發。此童蒙之所以有賴於教也。而悞於師承之未善者。十居七八。有美質而無良工。是可惜也。此亦非師之過也。師之所受於師者。不過如

蓮花筏卷一

五

此父兄所責望於師以教其弟子者。亦不過如此。大約自五六歲至十歲。此五六年中。皆玩歲而愒日也。世德之家。子弟過十歲。始著意讀書。以爲前數年之功。與後此無涉。而不知匠人建屋前數年。爲築基。農夫播穀前數年。爲耕田也。余自五歲入家塾。至十七歲始能爲文。此十二三年中。未嘗不讀四書五經於學問之道。若涉江海而茫無畔岸也。自十七歲至二十四歲。此七八年中。未嘗不爲文。應試。若習射於曠野。彎弓而不知正鵠之所在也。二十五歲遇我。師今相國阮雲臺先生。來視浙學。識之疇人之中。置諸弟子之列。不以愚魯。曲加訓迪。始知讀書之當躬行實踐也。始知六經之當讀註疏也。始知小學之當從事訓

詁也。始知知識字之當讀。說文也。始知推步之當明。句股也。始知詞章之當宗。文選也。凡有質疑問難。無不指示詳盡。期於領悟而後已。由是始知嚮學。迄今將四十年。雖未嘗一日離書籍。而詞章之外。終未有所成就。皆由前此所悞。每一回憶。未嘗不自惜光陰之虛擲也。曩在吳門。與太倉蕭君掄言。謂童蒙失學。緣於失教。失教之由。蒙師授徒。所以輔翼六經者。無善本。故無良法。思輯古人根柢大文。如易之繫辭說卦。書之禹貢洪範。禮之月令王制。周禮之職方。逸周書之王會解。爾雅之釋天釋地。左傳之邾子問官。管子之地員海王弟子職。史記漢書之禮書樂書天官書。律歷志。淮南之天文訓。月令解。文選之兩京三都。董仲舒

蓮花筏卷一

六

之天人策。昌黎之原道。子厚之封建論。朱子之井田明堂諸考。及其餘載籍流傳之大篇。典實而不空虛者。以佐諸家古文選本之不逮。曾列爲目錄。期以付梓。惜乎此願未遂也。今姑以己意言之。以中人之資而論。自四五歲至七八歲。宜先讀三字經。通人所作。異日可知古今也。千字文可識字也。百家姓可知姓氏也。李氏蒙求。龍文鞭影。可識典故也。神童詩。千家詩。異日可知平仄音韻也。以上數種。不必全讀也。次讀孝經。百行之原也。次讀爾雅。難者先讀。且六經之根本也。輔之者五行生克也。天干地支也。六十甲子十二律也。五岳四瀆九州十二州之名也。宜注以爾雅疏。易六十四卦。分宮卦象次序。上下經歌訣也。有謂涉星卜者。不知易理精微。聖人尚有

假年之歎。學者靈樞素問也。脉訣也。藥性賦也。有謂涉醫不可不讀也。靈樞素問也。脉訣也。藥性賦也。家者不知醫理通乎性命爲人感應篇也。陰騭文也。有以此二書爲子者不可不知醫也。感應篇也。陰騭文也。道家之書者謬也。朱柏廬家訓也。暇則取典故中字教以對課。久乃令其自對。啓發聰明爲異日詞章之地也。七八歲至十歲讀四書。輔之者前所選諸文也。文選也。十一歲至十五歲讀五經。聰穎者六七經。更聰穎者十三經全讀之。以註疏爲主。加博覽焉。而尤以師之講貫爲要。講貫之道固以成童爲主。而尤重於幼童識字之初。教之卽須講之。既有知識。自能領會。讀四書卽與之講。四書講四書之法。宜連類而及。如講孝則問孝諸章。並講講仁則問仁諸章。並講講學則爲學諸章。並講講政則論政諸章。並講爲初學講解。不嫌

蓮花筏卷一

七

淺近於孝弟忠信仁義禮智恭敬退讓。則語加切至。誘掖獎勸。勗以身體力行。此人師所以與經師並重也。

聖諭廣訓十六條。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理則堯舜周孔。其文則賈董韓歐不逮也。無論賢愚貴賤。皆當讀之。貧賤之家。不能從師。及從師而不能久讀者。祇令專讀此書。共一萬字。以日讀百字計。三四月可畢。以五十字計。六七月可畢。以三十字計。終歲亦畢矣。中下之人胸中有此十六條之理。則居心不至於邪僻。文理亦自可通順也。至於國家設科目以取士。求速化者。不能不從事舉業。然亦不可廢經書及博覽之功。蓋經書根本也。文章枝葉也。未有根本深厚而枝葉不茂盛者也。卽以舉業論。不能不涉獮

近科闈墨以知風氣然亦須知其源流天崇如金正希陳
大士黃陶菴國初如張京江熊鍾陵劉黃崗固多佳篇
然明以歸震川胡思泉王守溪唐荆川爲正宗國朝以
儲中子方百川爲大家得其見地氣息以入墨裁未嘗不
合風氣也蓋文字者所以驗人之根柢學問也鄉會試二
場經文驗窮經也三場之策驗汲古也排律詩驗詞章之
善惡兼可見人之習襟懷抱書法驗人之端方故學者平
日用功皆不可苟焉而已也夫後世之讀書易於古人者
何止百倍秦漢以前隸書未作隸書卽今楷書今所稱
爲隸書者八分書也楮
墨未興書皆大篆竹簡尋常學僮不可得見學者皆以口
授博士各有師承不能相通未有刊板以前亦尙借鈔口

蓮花筏卷一

八

誦今則藏書之家琳琅滿架五都之市求無不得又得宿
學鉅儒專門考訂絕學大明是古人求之終身不能通者
今一展卷而卽是何其便也古之弟子灑掃應對習禮樂
射御書數今僅讀書寫字耳何其易也其便且易如此而
不立志黽勉以期大成豈不重可惜耶宋儒專言義理以
訓詁爲儒學之病重言格致論者又譏其從事於博雜夫
訓詁不可廢也博雜亦無碍也但須此心有主耳心有主
則知輕重知輕重則能分別何者爲身心性命之學何者
爲倫常綱紀之學何者爲經濟之學何者爲考訂之學何
者爲詞章之學何者爲術數之學由本足以賅末卽末可
以見本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所謂一以貫之也至

於初學用功之法。尤以分類節錄爲要。多見而識之。日久自成博學。寫字之法。姑以楷論。大楷則歐陽之九成宮。皇甫君碑。顏之多寶塔家廟碑。褚之聖教序。柳之玄秘塔。徐浩之不空碑。皆規矩準繩也。小楷則鍾太傅之薦季直表。王右軍之黃庭經。道德經。王大令之洛神十三行。玉真公主之靈飛經。趙子昂之七觀道德經。皆可學也。作字大者懸臂。次者懸腕。小字卽不能懸腕。則指實掌虛四字。斷不可少。頭宜直。不宜俯。近紙上。執筆宜高。不可切近筆尖。凡法帖目玩。不知其佳。必須臨摹。始能浹洽。至於鈔撮之字。不及端楷。則行書亦須臨仿。右軍之蘭亭。褚河南之哀冊。汝南公主墓誌銘。米襄陽之題跋。皆可師也。不師古而過。

蓮花筏卷一

九

於潦艸。則覆按將不可識。且手指油滑。不能作楷矣。此皆淺近之法。然大要實不外此。至於根本之地。則延師者當盡尊師重傅之義。而不可慢也。從師者當知傳道受業之益。而不可褻也。爲師者當勉殫心竭慮之忱。而不可怠也。是所謂各盡其道也。而更期益友之教學相長也。若夫有力之家。公建義塾。以教隣里失學之幼童。其功德不可思議。子弟讀書。必食其報。是又關乎積德之培養也。至應看之書。悉數之不能盡也。略陳其目。博雅君子。其更推廣之。國朝四庫全書提要。

御纂周易折中 周易集解 二十一家易注

欽定三禮義疏 大戴禮 夏小正 家語

嶽瀆經 山海經 水經注

老子 莊子 列子 管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陳壽三國志 晉書 漢晉

春秋 史通 資治通鑑 朱子綱目 東萊博議

釋史 宋元明史紀事本末 通典 文獻通考

周子太極圖說 通書 呂新吾呻吟語 江慎修河

洛精蘊 鄉黨圖考 附

顧亭林音學五書 日知錄 惠定宇九經古義

胡腓明禹貢錐指 齊次風水道提綱

錢竹汀養新錄 王懷祖廣雅疏證 段懋堂說文注

淮南阮氏經籍纂詁 經學各書 研經室文集 詁

蓮花筏卷一

經精舍文集 浙士解經錄 學海堂文鈔

吳門潘氏鏡古編 正學編

宋王伯厚困學紀聞 小學紺珠 趙雲松陔餘叢考

梁茵林退菴隨筆

昭明文選 劉勰文心雕龍 漢魏百三名家集 唐

宋八家文集 唐文粹 宋文醇 元文類 吳門石

氏明八家文選 國朝十家文選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全謝山文集 孫洪文集 曾賓

谷選

國朝駢體正宗 陸朗夫切問齋文鈔 賀耦耕輯錄

皇朝經世文編

君子小人說

君子小人有兩說。有以位言者。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是也。有以德言者。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是也。三代盛時。德進事舉。言揚。在位者皆賢哲之士。故以君子之名專屬之。小人則所謂羣黎百姓也。春秋以降。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聖人立言。不得不專就德言。有德者爲君子。無德者爲小人。此如陰陽寒暑水火冰炭之相反也。今試就論語觀之。有以君子小人對待言者。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也。君子

蓮花筏卷一

君子小人說一

十一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也。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也。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也。此與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之道闢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大旨不越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二語而已。亦有祇就君子一面言者。如君子不器。君子不憂不懼。君子貞而不諒。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謀道不謀食。君

子憂道不憂貧。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九思。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皆言君子一面。而小人在其中。不入於此。卽入於彼。無中立之勢也。此外若大學。君子有絜矩之道。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中庸。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依乎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君子之道四。君子之道費而隱。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

蓮花筏卷

君子小人說一

十一

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孟子。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皆專言君子以示君子之方。而勉人爲君子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君子稱儒可也。小人焉得稱儒。不知此小人儒者。非服田力穡之細民。乃儒衣儒冠。儒言儒行。外君子而內小

人也。彼固自以爲君子。儒若五伯之假仁義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勉其所歸，將以成其爲君子。儒而斷不欲其爲小人，儒也。楊墨皆賢者，所言皆各有精理，其志皆欲以救世。墨子兼愛一篇，其理甚正，與孟子所言仁義無異，使其說行，春秋可不致爲戰國也。不知孟子何以必欲辭而闢之，或者其弟子師承之不善歟。孟子以爲異端，則異端矣。今之佛，非楊墨。宋儒闢之，以爲甚於楊墨，則甚於楊墨矣。今姑以楊墨爲異端，以佛爲甚於楊墨，儒者所必應闢，則亦還而問之：爲君子儒耶，抑尙不免於小人儒也。君子儒與小人儒如何分，則亦就君子小人分之。君子小人如何分，則亦就四

蓮花筏卷一

君子小人說二

三

書所言分之，此非他人所能分也。他人能分於顯而不能分於隱也。能分於跡而不能分於心也。所貴各就心之所存事之所發，卽所讀之書而自證耳。夫儒教之設，所以勉人爲君子，不爲小人也。人之自命爲儒，亦惟勉爲君子，不爲小人也。無媿於聖賢所言之君子儒，固不少矣。未能無媿於聖賢所言而不免爲小人儒者，或不免千百之一二也。所願讀書稽古之士，各自循名而責實也。至於周易六十四卦象辭，言大人者一言，后者一言，先王者七言，君子者五十有五，孔子之所繫也。示人以爲君子之方也。此外諸經言君子者，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儒者童蒙誦習之書，各自尋繹而體認之可也。至於儒之爲儒，小戴儒行一

篇雖不足以盡之亦略備矣。

蓮花筏卷一

君子小人說四

十四

明教

天下必正教明而後邪教乃熄。故作論以明之。教以儒爲最尊。論語言君子儒。小人儒。六經禮記有儒行一篇。墨子有三儒八墨之說。孔子刪定纂脩。似無自稱爲儒教之理。意當日本有此名。其理較正。故以君子小人分別之。期天下之人爲君子。不爲小人耳。而後世因以儒教相推也。三教之名。始於北魏。天地開闢。已有日月星辰。帝王遞嬗。已有君臣父子。佛名不始於釋迦。道名不始於老子。則儒名不始於孔子也。試從未有三教以前觀之。不特三教同源。卽千萬教無不同源也。何則。立教之初。必以合乎天理人情者立說。方能使入信服。合乎天理人情者。一曰孝。百行之首也。一曰善。人所同具也。一曰靜。由粗入精也。儒家之言。最爲中正。故其道亘古無弊。道以長生久視爲主。非靜不可。然其言曰。未脩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脩。仙道遠矣。人道者何。孝與善其大綱也。又曰。大忠成神。大孝成仙。又曰。天下無不忠不孝之神仙。先師朱文正公費公祠碑曰。天上之神仙。世間之忠臣孝子也。斯至言也。太上感應篇曰。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抱樸子曰。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求天仙。當立千二百善。此明證也。佛以清淨爲體。靜也。慈悲爲用。善也。然佛經中言孝者不一而足。阿彌陀經言往生淨土。必先脩淨業。正。因以孝順父母爲先務。釋迦得道後。爲父說法。爲母說。

法觀心地經摹寫人子在胎在抱。父母鞠育之恩。語語沁入心脾。感發孝思。視蓼莪諸詩。尤爲警惻。則佛道之理。與儒均不異也。世之闢二氏者。未讀二氏書者也。恭讀

世宗憲皇帝上諭曰。古人有言。周孔六經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言。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爲之本。又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塞欲。禁過防非。則同一操脩也。又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又曰。佛教之設。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偏而歸善。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人謂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不思釋氏之六波羅蜜。由禪定而到彼

蓮花筏卷一

去

岸。豈非下學上達之旨乎。又曰。世言儒釋道三教。各有所宗。究之三教之用。雖殊。其理則一。蓋古今祇此一理。其立教者。大抵皆出生知上哲。超越等倫之人。如吾儒之五帝三王。先聖先師。釋道之佛老。皆性地通明。全體瑩澈。洞矚至理之精。微元妙者。是以言性言心。曰中曰一。無不脗合。但各就所見。爲之闡發流傳。以牖民覺世。故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實皆不出一貫之道。惟淺嘗涉獵之人。竊其糟粕。遂各立門戶。互相詆毀。如冰炭之不相入。若造詣精妙。深入理域。能究明宗旨者。自然水乳交融。心心相印。初無彼此之分。如釋氏闢元門爲外道。及朕觀紫陽真人悟真篇後。所著外集。不雜元門一語。一一從性地衍出禪宗。卽宗門

禪師似此圓通無礙者亦不多見。又曰：紫陽真人乃洞澈禪宗之淵微，提挈性天之綱領。朕心深爲悅服，着加封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用昭朕敬禮之意。所著外集着編入佛藏，以明至道同歸脩真不二之秘要。又曰：朕惟三教之覺民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貫通，於是人各異心，心各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闢二氏，以爲異端，懷挾私心，紛爭角勝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論，亦惟得其平而已。能得其平，則外略形迹之異，內證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導人於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誘掖獎勸，有一不引人爲善者哉。又曰：朕於三教同

蓮花筏卷一

七

原之理，探溯淵源，公其心而平其論。令天下臣庶、佛仙弟子，有各挾私心，各執己見，意存偏向，理失平衡者，夢覺醉醒焉。大哉。

皇言足以破二千年之理障，而三教並列於古。今天地之間，至是始有定論也。此外教之久且著者，回回之天方教，亦以孝弟仁慈爲主，把齋潔淨，待同教親厚，守其教不外越。此其善也。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不知歸餘置閏之法，或議其不奉正朔，而不知其祖宗立法之初，不知羲和成歲，每年尙有六日，歷年旣久，子孫不敢變更。雖執滯不通，正其高會規矩之美德，入中國已千餘年，不勸中國人入彼教，中國之人亦從未聞有人其教者。所謂道並行而不相

悖也。其國在西。與天竺相近。慈悲戒殺。頗近佛氏。其經有諸肉不食。苟有肉名。皆不可食之語。今以諸爲豬。以苟爲狗。不食豬狗。惟食牛羊。則亦其先世流傳之誤耳。惟其中有輕量聖人之語。此則叔孫武叔毀仲尼。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耳。無足責也。其次天主教。耶蘇之說也。西洋諸國崇奉之。倫常綱紀。尊君親上之道。亦無舛誤。其所刊書。得儒書之皮毛。其說至不可通。往往遁而神奇。如云耶蘇之生。其母不夫而孕。生子後仍爲室女。耶蘇死後。七日復生。奇而誕矣。以爲天聽命於天主。則其命意過高。立說不足以副之。天地儀言開闢。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二十餘年。耶蘇當生於西漢之末。大約得疇

蓮花筏卷一

六

人子弟之傳。精於推步。以爲獨得之祕。因以天主自命。其所謂天者。日月星辰之躔度耳。所謂主者。總司儀器之推測耳。觀其手持圓球。卽渾天儀之縮本。與今時辰表相似。則天主之名。正趙佗所爲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耳。又以掌教之人。因其徒衆。有凌逼國主之嫌。致遭十字架釘死。若以深文論之。似欲爲莽操而未成者。若無心而被禍。則明哲保身之謂何。亦可謂之不智矣。大約彼國之民。慧於製器。闇於晰理。徒衆久傳其教。遂不能改。其後亦無智慧傑出之人。去其偏駁。而歸於中正。故其教相傳至今。彼國之於天主。固以爲聖人矣。夫聖人之於人。無不愛也。中國可以無西洋之貨。西洋不能無中國之貨。通市西洋之利。非

中國之利也。既以鐘表呢羽易中國有用之物。其利已溥。鴉片鳩毒也。是昔日白倭以毒黑倭而報其虐也。今虐已報矣。廢之可也。乃彼國之民。則嚴禁而不許食。連檣大編。遠載而來。以毒我中國之愚民。愛其人而不愛中國之人。曾。是。聖。人。之。所。爲。而。若。是。乎。若。云。其。徒。所。爲。而。非。天。主。之。意。則。其。倍。師。不。仁。亦。至。矣。所。謂。奉。其。教。者。安。在。乎。方。今。聖。天。子。在。上。名。公。卿。秉。節。鉞。於。外。關。隘。嚴。禁。勢。且。漸。衰。又。得。鵲。丹。之。神。方。以。治。之。鵲。丹。者。南。瓜。根。藤。之。露。也。太。乙。真。人。所。示。以。拯。黑。倭。於。垂。斃。者。也。中。國。既。得。此。方。收。效。者。多。誤。食。者。漸。亦。相。信。勢。將。不。禁。自。絕。天。文。推。步。自。利。瑪。竇。以。後。入。中。國。者。不。一。其。人。如。湯。若。望。蔣。友。仁。輩。其。法。亦。屢。失。

蓮花筏卷一

九

而其說亦屢變。欲行其教於中國。譬論書於鍾王之座。稱詩於李杜之門也。夫以天方天主二教。彼國行之。且數千年。彼國信服者。何止億萬人。彼固自以爲正教也。一入中國。遇聖人之教。若落葉之經。迅風春雪之遇朝陽也。而况乎下愚狂謬之徒。妄造邪說。蠱惑愚民。妄作不靖。自陷法網者。亦多見其不知量矣。

一貫說

一貫之道。忠恕不足以盡之。曾子以忠恕答門人爲中等人說法也。然則一貫當作何解。曰大學也。中庸也。周易也。大學在明明德一節。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皆一貫也。至物格致知二節。上節由末以溯本。下節由本以及末。則明言一貫矣。何以言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齊家治國平天下。脩身之用也。誠意正心。脩身之體也。致知。知此誠正脩齊治平之理也。物。外物也。卽人欲也。聲色貨利皆是也。格者。屏而去之之謂。卽格其非心之格。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必屏除物欲而後可專致其知於誠正。脩齊治平也。若未格物而先致知。則其知必移於物欲。

蓮花筏卷一

三

卽無暇致其知於誠正脩齊治平。若將格物作卽物窮理說。則物之數有萬。終身格之不能盡。將永無誠意正心之日。且格物與致知語意相似。所言豈不重複耶。故古本大學無格物致知傳本。非闕文。不煩補也。且其源仍本於明德。知意心德也。德本明明德也。致誠正卽明明德之明也。所以修身也。齊治平。咸本於是。故云修身爲本也。知者何。知止也。致知者何。卽致此知止之知也。定靜安慮皆誠正之實功。必先之以知止。所謂致知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也。此大學之一貫也。右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孔子豈僅以一貫二字作拈花微笑哉。退省其私。其必詳言於平日矣。蓋聖賢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其理具於

心由身推之家國天下而始全。理本如是。故與顏子論仁。則曰克己復禮。論爲邦則兼及虞夏商周。不以爲僭。聖人之量固如是也。子思承曾子之傳而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謂性。卽明德也。次言率性之謂道。卽明明德也。次言修道之謂教。新民也。言不覩不聞莫隱莫見而歸於慎獨。慎獨卽誠意。率性之實功也。推其極於中和位育。脩道之謂教。性之量脩道之效也。與大學國治而後天下平一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聖人之一貫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

蓮花筏卷一

三

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賢人之一貫。同於聖人之一貫也。此中庸之一貫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貫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貫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一貫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一貫也。此周易之一貫也。孔門顏曾之外卽數子。貢故亦得聞一貫。性道難聞。悟後之言也。孟子得子思之傳。故於性學極深。言極切實。言性善卽天命之謂性也。卽孔子所謂上智也。告子云食色性也。氣質之性卽孔子所謂下愚不移也。孟子未嘗不知不以性予之。故曰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蓋甚恐告子以氣質之性與天命之性相混。故斷斷與辨。不嫌矯枉過正也。至盡心知性知性知天。則與天命之性相合矣。則孟子之言性。卽孟子之一貫。卽所謂願學孔子。孔子之一貫。卽孔子之性學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周易之太極。一貫之體也。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一貫之用也。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於人最爲切近。忠恕違道不遠。故曾子舉以示門人。卽忠恕而推廣之。至於義精仁熟。卽是一貫。如佛氏由中乘至上乘。由漸功至頓悟也。曾子久已了然於中。故聞夫子一貫之傳。卽應之曰。唯門人以何謂爲問。卽應之曰。忠恕也。後之學者欲求一貫。其亦從事於忠恕而已矣。

一於千百矣。中年之人。勢不能重。加溫習。但能溫習。亦未
能有益身心。卽道家之道德清淨玉樞大洞諸經。佛家之
心經金剛經。亦非居家者所能禮誦參悟也。惟聖賢神明
所垂訓。徹上徹下。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至爲切近。世之好
善者。哀輯而梓行之。其名不一。總而言之。謂之善書。所言
無非儒家之精蘊。其感人視儒書爲倍捷。蓋儒書散而善
書聚也。儒書簡而善書詳也。儒書待闡發而善書本明白
也。卽以佛道兩家之書校。則道書晦而善書顯也。佛書深
而善書淺也。顯則農工商賈皆能解說也。淺則婦人女子
皆能領畧也。天命之性。人所同具。能解說領畧。則能涵泳
體認。一旦覺悟迷妄。立破人人。復其本體之明。悔過遷善。

蓮花筏卷一

舌

正氣盛而戾氣衰。漸推漸廣。兩間無乖戾之氣。則太和翔
洽。元氣充周。又何劫之不化哉。特是士爲四民之首。爲衆
人之表率。恐爲理障所蔽。不信善書之有益。視爲老生常
談。不屑爲人解說。勸人尊信。致讀者始而信。繼而疑。終而
棄置。則不特辜負刻善書者之心。且大負聖賢神明垂訓
救世之心矣。今爲平心論之。感應篇太上所作。太上卽
老子。道家之祖。孔子所從問禮也。功過格。太微仙君以
授真西山者也。陰騭文。勸孝文。勸惜字文。蕉牕十則。文
昌帝君所作。科名主宰。士子所皈依者也。警世覺世諸經。

關帝所訓

國家所崇奉。與先師並列者也。孚佑帝君卽呂祖。護

國佑民。載在祀典。今司文昌者也。呂祖舉進士。作宰官。其勸孝勸弟。戒淫戒訟。戒口過。勸讀書諸篇。無一非儒家之至言也。蓮池大師。曾爲博士弟子。戒殺放生諸篇。於救劫尤爲切要。此外若袁了凡立命篇。愛物說。俞淨意遇竈神記。皆先賢現身說法。無非接引後世之苦心。此外嘉言懿訓。指不勝屈。皆所以羽翼四書六經。輔儒而行。非與儒相背而馳也。表章而尊崇之。是所望於有世道人心之責者矣。雖儒家不言福報。然修德獲福。其理不誣。順理則吉。悖理則凶。輕慢謗毀之降禍。亦必然之理。是在人之自擇矣。至其權尤在於爲民上者。昔阮雲臺師相撫浙。因疫癘大作。禱於東嶽。將延正乙真人設蘸。諸生江青生魂入冥目。

蓮花筏卷一

五

擊之。並奉嶽帝面諭。玉樞經最能辟疫。甦而言之。因重刊善本。供奉吳山玉清閣也。林少穆中丞之撫吳也。連年水旱。旣勸民種區田。又購再熟稻種於楚。勸民爲水旱之備。會久不雨。迎木瀆銅像觀音。供奉開元寺。具八哀疏。日踞烈日中。爲民請命。甘霖立沛。轉歉爲豐。陶雲汀宮保巡南漕日。淮河冰凍。回空糧艘被阻。公禱於露筋貞女祠。永泮船過。仍復凝結。因以靈驗請加慈惠之封。訥近堂制府之督楚也。鎮道撫馭失宜。鎮筸兵譁。致戕奉檄往查之叅將。該鎮兵衆且強。流言四起。郡邑戒嚴。公持以鎮定。又得新鎮楊芳佐之。縛獻首從。誅十餘人。事大定。是歲湖南北大稔。石米千六七百錢。荳麥油棉。百姓日用之需。皆大賤。爲

數十年來所未有。蓋居大位者有大力。三公變理陰陽。其理固如是也。此皆見而知之也。且不特大吏也。一府之事。郡伯主之。一縣之事。邑宰主之。余罷官後。客揚求雨。則曰。當局者不發心。旁人無益也。在蘇求雨。則云。陰陽和而後雨。澤降旱者。天地之氣不通。待人而通。能通天地者。幾人哉。有其人。又恐其心之不誠也。能合衆人之誠爲一誠。斯可矣。此則身所親歷。又非直見而知之矣。因詳述之以告世之讀善書者。而尤有望於儒門之同輩也。

摩鉢曰。士爲四民之領袖。衆人之耳目。故其品極貴。四書六經中皆重之。文昌關帝皆有勸戒士子文。豈徒勗以束身勵行哉。實以救劫度世之任望之也。士能

蓮花筏卷一

美

回心向道。信受奉行。以善書爲人解說。與人爲善。功德較常人爲倍。所患者理障耳。理障者。執一理而不知變通之謂。譬如陸行下車帷。舟行閉船窓。則所歷雖有山川城郭。市鎮鄉村。均以目未見而不知。遂謂世無山川城郭。市鎮鄉村也。則亦窒而不通矣。文昌關帝之神靈。不敢不敬。其垂訓之文。雖不敢疑。而實未盡信也。此無他。爲宋儒鬼神無形與聲之說所障耳。不知鬼神無形與聲者。陰陽之隔。隔以形。不隔以神也。如晴雨之應祈。雷霆之殛惡。科場之黜陟。危難之救援。報應如響。不啻有形與聲矣。天下祇此一理。人不可不知理。恰不可爲理所障。此文以尊崇表章之事。屬望於士。旣屬探

源。士之達者爲官。更以挽回感應之理。歸重於官。尤爲
知本。人。人。心。中。目。中。有。此。一。篇。文。字。可。卜。千。百。年。永。無。
劫。運。也。

崇儉說

聖人知禮之流。而或過其弊爲奢。奢不可以持久也。故恒以儉救之。周易六十四卦。泰之受以否也。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賁之受以剝也。曰君子尚消息盈虛。晉之受以明夷也。曰晉必有所傷。豐之受以旅也。曰窮大者必失其居。節之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言無所歸咎也。凡此皆所以戒奢也。卽所以崇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聖人豈不欲以中行。範天下哉。逆知後世之流弊。物力必有所不繼。故以寧儉寧固之說再三致意也。夫奢與儉以禮爲名。而實以財爲用者也。天地生財。祇有此數。

蓮花筏卷一

一

此爲古人言之也。古之財布帛菽粟而已。雖有所耗。亦有所生。王者以政令節宣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堯湯水旱。尚不致有流離失所之虞。今日之財。則銀也。錢所以輔銀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非此卽無以權衡當世之用。銅產於滇。歲不乏。銀已數十年不產。則世間之銀。猶數十年以前之數也。歲有銷毀。則併不及數十年以前之數也。夫銀之數。歲不加增。用之數。歲不能減也。海伯亾魚。不出於海。國君亾馬。不出於國。官俸兵餉。流通在民。猶藏富於不匱之源也。西域之餉。則見其出而不見其入矣。然西人之善賈者。猶十返其四五。其往而不返者。莫甚於西洋之貨。他貨尚以貨相易。惟烟土則必現銀。禁愈甚。則價

愈昂。食者愈衆。大約每年必耗中國之銀二千萬。盛行以來。幾三十年。已六萬萬矣。况方興未艾也。故有謂宜請開禁。以貨相易。歲可保全中國之銀二千萬。其說果行。則中國之製者。亦可聽其自爲。不過如水烟旱烟耳。夫人情好奇而惡庸。

國家嚴設科條。則無賴之徒。轉甘蹈法網。以鳴得意。一旦置之無足重輕之例。久亦自覺其無味。庶廢然而知返。慮民之漸染而不可止也。官爲出示定價。抑其值。俾無利可射。開烟館者如之。則商賈無利。轉販者少。洋人無利。來者自稀。不禁之。禁愈於禁也。慮食者以不繼致病。則余前所刊鵲丹之方。卽南瓜藤露也。剪斷瀝之一藤。可得一甌。隔水溫熱飲數次。卽愈。卽西洋解

蓮花筏卷一

无

烟之方也。否則彼怙過不悛者。又何惜焉。特恐當局者難於力任仔肩耳。然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或不使外域之鴉毒久傷中國元氣也。至於民氣之盛衰。尤在風俗之美惡。今日之風俗。奢亦至矣。最甚者莫如婚喪二事。萬金之家。婚嫁必千金。則四五子女。去其半矣。千金之家。婚嫁必二三百金。三四子女。則破家矣。力所不及。每至婚嫁遲滯。甚至有不能婚嫁者。奢之害也。至喪禮厚於送死。原屬盡孝之一端。惟外示觀美。於死者實無所益。且其意不在死者。徃徃有開弔之後。不能舉殯。並有停棺數十年不能葬者。奢之害也。此其習始於鹽商。而極盛於長隨。中間胥吏效之。商賈效之。不學無術。不知越禮犯分之嫌。士大夫不能

正之。轉從而效之。他處不盡知。以吾杭論。則奢亦至矣。喪禮稍薄。則親友從而議之。婚嫁稍省。則婦女從而持之。往往有當局之人。身受習俗之累。顛連困苦。無可如何者。則奢之流弊。不知其何所終極也。婚嫁之外。並有生日一事。其弊相等。夫人有生必有死。有子女必有嫁娶。一人墮地。每年必有生日。此皆人家必有之事。不以簡易處之。而以鄭重出之。鄭重之久。必至艱難。艱難之久。必至廢弛。中之產。不數年而蕩然。則何益矣。夫良賈深藏若虛。至人盛德若愚。言韜晦。謙讓之爲美德也。今奢者反是。觀其外。若百萬之富。一品之貴也。按其實。則無有也。曰爲外觀耳。竭終歲之力。不過飾一日之外觀。當亦智者所不爲矣。余於

蓮花筏卷一

三

太宜人之喪。扶柩回杭。至不能具儀。從然葬。則既葬矣。稍飾外觀。卽不克葬。孰輕乎。孰重乎。先嫂戴孺人逝。爲姪迎婦於婁東。所費不及百金。然娶則既娶矣。稍飾外觀。卽不克娶。孰輕乎。孰重乎。余自罷官後。遇太宜人生日。一味之甘。捧觴上壽。家人祇素麪。余年六十。家人爲然雙炬於佛堂。聽之。不准瀹麪。亦不避客。來者謝之。必欲登堂拜者。荅拜之。待以茶。送禮者却之。次日親詣謝之。此後家人無論長幼。遇生日。皆若無事。余從此始定家規。每歲晏然始知省事。省心之有味也。善乎譚子化書儉化篇曰。奢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又曰。奢者多憂。儉者多樂。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

又曰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皆言奢之害儉之美也至謂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心可以出生死則更擷老氏之精華而補儒家之缺略矣蓋儉者簡也簡則易從所以去繁文縟節之苛也儉者減也禮主其減所以杜踵事增華之弊也儉者斂也能斂則放縱散漫之不生儉者檢也能檢則裁制防閑之有準儉之爲德豈非宇宙之良箴古今之寶訓乎方今

聖天子在上躬行節儉以示天下在位之名公鉅卿以及循良之牧令莫不守儉以養廉之訓以示表率踵而行之必有以爲是而不以爲非者行之日久雖非議之人亦將

蓮花筏卷一

三

改而從我又何所顧慮而不爲乎若夫儉於奉已而不儉於濟人所以延一身之壽儉於養生而不儉於澤物所以培一家之福儉於宮室車馬而不儉於橋梁道路則畢生不遇危險之途儉於眷屬妻孥而不儉於鰥寡孤獨則全家可免飢寒之厄不必言果報未始無果報也蓋儉非吝之謂也吝之與儉毫釐千里不可因此說而藉口也始於閨門達於里巷移風易俗同享太平願與海內賢士大夫賢母淑媛共勉之

戒殺生四則

壽日殺生是自促其壽也。父母壽日殺生是促父母之壽也。娶婦殺生是入門之始爲造孽折其福促其壽也。生子殺生是墮地之始爲造孽折其福損其壽也。凡此不過爲讌客耳。夫客則何必讌哉。富客未必助我。貴客未必榮我。佳客斷不較我。惡客轉足累我。非計也。不過爲收禮物耳。夫禮物則亦何必收哉。禮尚往來。今日收彼之禮。異日卽須還彼之禮。今日所收之禮。未必可作現錢用。異日還彼之禮。轉須將我現錢去。亦非計也。曰取熱鬧耳。夫熱鬧則亦何必取哉。錦繡炫目。笙歌聒耳。如放花炮過去卽空。貧者仍自貧也。賤者仍自賤也。人斷不因其一日之熱鬧而

蓮花筏卷一

三

謂其終身之富貴也。且富者本自富也。貴者本自貴也。與奢寧儉。惜物養福。又何必造無限殺孽以行其富貴哉。富貴而澹忘其富貴。其富貴必長且久也。富貴而鋪張其富貴。其富貴必易消耗且速也。此非余之私言也。亦非止佛道二氏之言也。盈虛消息。殃慶禍福。六經聖人之言也。亦非但聖人之言也。人生在世。必有閱歷。有由貧賤而富貴者矣。有由富貴而貧賤者矣。大約由貧賤而富貴者十之一二。必其節儉培養者也。由富貴而貧賤者十之八九。必其驕奢斲削者也。富貴家之子孫。有搨花槍賣水烟者矣。則亦衆人之所共見共聞也。則亦衆人所共知也。至於良辰美景。茗飲清談。其味甚雋。更不宜肥魚大肉。轟飲喧呶。

見哂大雅。若佛寺道觀。尤宜潔淨。葷酒不忌。故示曠達。主客僧俗。皆墮泥犁。等於佛地。宣淫歷久不赦。此不但聞而知之。實亦見而知之矣。

嗜口腹者。謂豬羊雞鴨水族。天生以供庖厨之用。不殺則蕃殖爲害。此甚非也。天心仁愛。萬物欲其並生。混沌之初。人物並生。弱肉強食。虎豹之類。有食人者矣。豈可謂天生人以供虎豹耶。又謂不殺則不生。謂人不畜之。則其種類遂斷。如同教不食豬肉。則其部落不畜豬。遂無豬也。夫不生以供口腹。則元氣長留於天地。元氣盛則戾氣衰。宇宙長享太平之福。不亦善乎。况殺生過甚。必釀兵劫。明末楚人嗜口腹。每生斷鷺足。燔炙以讌客。後張獻忠破武昌。斷

蓮花筏卷一

三

男子臂爲玉臂峰。斷女子足爲金蓮峰。其慘至不忍聞。往事可爲殷鑒。尋常屠割。亦非養福之道。無故讌客者。所當念之。

殺業之重。貧家少。富貴家多。尋常富貴家猶少。惟鹽商及官場爲多。以讌客及送席爲常事也。余昔在邗上。爲水陸往來之衝。貴賓過境。例送滿漢席。合雞豚魚鰕計之一席。幾百餘命。其實受者並未寓目。更無論適口矣。余以茶葉筍脯南棗桂圓金腿紹酒小菜餅餌等物代之。受者適用。不受則尙可存以待他日之用。每月以四五次計。每年所全數千命矣。至於讌客。戕害物命更甚。故余有句云。堂前歌舞開筵日。厨下刀砧瀝血晨。紀實也。嘗終年不讌客。並

勸人不讌客。招飲者亦婉辭謝之。余立心如此。而不免子逝孫愚。人謂無以勸善。不知盈虛消息。各有因緣。吾福命本薄。假令平日縱口腹之欲。其流離顛沛。更不知到若何地位。今境雖困而心甚恬。遇艱難險阻。輒有意外機緣爲之化解。太宜人安享上壽。臨終湛然。眷屬人人皆發道心。有進無退。余雖終年飄泊。所至輒有善知識相遇。得見善書。啓發慧心。此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境。譬如梁武晚年爲侯景所困。餓死臺城。論者謂其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又謂其寫經造象。小果有漏之因。並無功德。不知侯景爲東昏轉世。索命之冤家也。景入臺城。梁武已爲几上之肉。如罽賓國王於師子尊者。因前世爲其所害。終必報之。景何

蓮花筏卷一

一

愛於梁武哉。亦鬼神所默相而化也。卽其麩代犧牲。究是不忍之心。似亦不必繩以苛論也。兩淮鹽務之壞。數十年之老商。皆困頓乏絕。無以自存。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厨役失業。枕藉餓死者數百人。余所目擊。此又報應之顯然者矣。戒殺之說。世間有兩種人。最爲難化。凶暴者無論矣。其一種是讀書人。才雋者託於名士風流。良辰美景。飲食讌會。以品饌相高。質樸者墨守程朱。動輒闢佛。朝饗夕殮。惟以口腹爲事。此皆世之所謂通人正士。衆人之所效法也。其一種是婦女。富貴之家。力能廣置庖厨。窮極膳羞。則口厭肥甘。不知殺業爲何事。貧寒之家。親司中饋。遂亦刀匕是供。不知殺戒。其中亦有奉養翁姑。哺飼兒女。非盡以之自

奉者。動謂不生不滅。其源亦出於儒家。蓋刑于之化也。此等人平日語以因果。斷不相信。回首之際。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他業或少。此種業十居八九。命盡祿絕。既苦懺悔不及。死而有知。甚欲勸生者之及早回頭。而黃泉無寄信之途。生者之作孽如故也。雖然。此亦何必死者寄信哉。書籍所載。非盡虛無。報應之理。未嘗不於千百中間示一二。豈鬼神資人以談柄哉。亦懲一警百之意。冀人之自悟耳。夫人性本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豈其性之偏於不仁哉。無他。狃於習耳。且無以感動耳。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則屠肆無市肉之人。佛家尤以戒殺爲重。經典中千言萬語。儒者明知所言之是。而不信。此所謂狃於習也。若蘇東坡黃魯直。則儒門前輩名流也。魯直詩云。我肉衆生肉。名殊實不殊。一般知痛癢。祇是別形軀。東坡詩云。夢繞關山。心如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又云。欲知世上刀兵劫。試聽屠門夜半聲。又云。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微吟數過。未有不惻然心動者。則狃於習者。未有不可感動者也。是所望於儒門諸君子也。

勸善說

天下一善境也。古今一善局也。天地人一善體也。儒佛道一善用也。惟人之秉於氣質者有昆陰昆陽之不同。則有賴於化導者。有先覺後覺之互異。法制禁令治其跡而未治其心也。禮樂詩書治其心而心之受治與否未可知也。天下有深言之而不入。淺言之而入者。有莊言之而不動。婉言之而動者。則爲善之有待於勸也。丙申長至後三日。余南旋吳門。邀雲間楊君苧阿同舟。君讀余蓮花筏。知爲勸善之書。曰是誠善矣。亦能盡人而勸之乎。余曰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商是也。今之民不止如左氏所言。人有十等也。亦不止如昌黎所言。今之爲民者六也。將欲勸之。必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一

美

就其人境地籌之。欲盡勸之。必就各人之境地籌之。亦就四民推之耳。士爲四民之首。其達而在上者爲官。官有內外。有大小。有文武。內官之大者爲宰相。尙書侍郎。九卿。古舉夔稷契之任也。居斯位者皆當世之賢人君子。爲朝廷之股肱心膂。是所謂以善教人以善養人者也。其平日於古今之書罔勿讀也。聖賢之理罔勿通也。史傳賢奸罔勿知也。民生休戚罔勿燭也。以學問經濟治人之不善。使歸於善也。裴度稱爲聖相。王褒頌以賢臣。聖不自聖。賢不自賢。未嘗不樂聞人之勸也。無以勸之。勸之以公而勿私也。平而勿欹也。正而勿偏也。和而勿乖也。相業之盛遠者不及知。其近者若阿文成。王文端。劉文清之正色立。

朝朱文正之輔翊

主德董文恭曹文正之培養元氣英公和之公忠體

國知無不言皆賢相也今之翊贊綸扉者若黃帝四相重華五臣不敢妄加評騭也科道爲

朝廷耳目之官有風聞言事之責未嘗不資耳目於人也宜擇其大者要者言之設有糾彈務加詳慎恐恩怨之口誤人誤

國併自誤也有心謬誤以矜風節是市直沽名也若受請託挾嫌怨是惡也賢者之所不爲也翰詹以文章爲職業近於衡文之任退食清暇宜加博覽庶異日能得真才也日郎中員外主事六部中各司其事勿聽胥吏之言遇事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二

七

動加苛駁蓋外省一案至部不知幾經委曲煩重也日胥吏佐司官治事而權重於司官也事必有費供紙張飯食也其費未至者或所託非人或不得其門而入若但以有無爲准駁使受者無可告訴挽回或因此破家甚或爲子孫之累是惡也彼因我受子孫之累則我之子孫亦必不昌也此其所當勸者也外官大者督撫學政藩臬道府其親民者爲州縣此外若教職爲師儒之官典史爲監獄之官同知通判爲間曹經歷理問照磨縣丞主簿爲佐貳亦無無事者督撫藩臬有察吏安民之責罔不公忠正直爲國家培元氣治人之不善以歸於善者也督撫之政績不盡知其知者阮雲臺師相撫浙浙省水旱素不辦災公始

據實入

告責成紳士不假手胥吏親乘欵段徧歷鄉村問民疾苦章程之善江蘇嘗咨訪焉海氛未靖率屬捐廉造船鑄砲奏請以李軍門長庚爲總統卒以平賊設詒經精舍於西湖以教士及督兩粵則建學海堂於人才多所成就陶雲汀宮保之撫吳也以一疏

旌武進陽湖兩邑節婦三千八十人一疏

旌江寧上元兩邑節婦五百人淮北改行票鹽海州之民始聞笑聲

國課亦驟增溢額林少穆中丞之撫吳也旣勸民種區田又購再熟稻種於楚以貸民梁芷林之藩吳也江北水災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三

三

饑民渡江而南者四十萬人君與屬吏邑紳籌捐籌賑均得安全次年春熟送歸不少一人並增新產之嬰孩數百口凡此皆大吏之克舉其成善政可垂諸久遠者也此外若那公彥成之督陝甘也留意將帥之才忠勇可任者列名夾袋終藉楊公遇春楊公芳之力以平滑也孫公玉庭之督兩江也見余答魏中丞元煜問地方事宜十條行其九而駁其一則請收買江廣糧船夾帶私鹽以非政體也相國阮公嘗言曰大臣之道但求有益於

國與民何必功名自我出也兩賢所見心心相印也慶公保之督浙閩也知衢州象山所屬之南田與內地近

國初海禁所封其後海氛旣靖各處皆開而茲地漏請致

未升科。然私墾者已百餘年。民之託業者已數千戶。成田者已數萬畝。每歲可得米數萬石。屢思請開。以費鉅未行。公將請於

朝。仿玉環之式。設官以治之。中丞某公與公不協。令文武帥兵犁其田。火其居。驅其民。轉設兵以守之。歲焚其草。使慶公之善政不得行。是可惜也。因思梁芷林中丞之爲吳方伯。以蘇松糧額過重。由於明初之厲政。苦吳民者且五百年。雖屢經議減。尙多於元代者六倍。思請於戶部。視他處之糧輕者。酌增之。而減吳民之額。恒與邑紳潘功甫舍人議之。余謂此善政也。度支有定。他處不增。此地難減。而於他處議增。他處卽以加賦藉口。勢不行也。計惟於近二

三十年中。新升科者。總計之以補其缺。庶蘇松之額可減也。未升而當議升者。則南田其首及也。此外若松江泖湖兩岸。淤者多矣。以格於成案。不敢升也。然升雖不升。而種者自種。已淤之土。不能剷而去之也。澱湖之田。沒於水。而不能豁糧。官民交累。泖湖之水。變爲田。不准升科。而吏役交利。此執一而不能變通之病也。至於蕭山新漲。逼潮南徙。致損海塘。此當開川字河以刷之。而轉准升科。民愛其業。築石堤以捍潮。潮頭衝激。南岸石工全圯。費

國帑至數百萬金。州縣承辦塘工者。無一不累。幸賴

聖天子洪福。星使吳公中丞烏公之力。告厥成功。而防守亦甚費心力矣。此以知明體達用之難。而善政之有賴於

賢者也。此皆近日之已事。善者可法而未善者可鑑也。至於平常無事之日。所慮者。隨園謂自古天子有諍臣。而督撫無諍吏。以黜陟之權重。而其跡隱也。無以勸之。勸之以郵屬吏也。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郵死。天下太平矣。湯文正之言曰。上司不令屬員辦差。則吏治澄清矣。然勢有所不能也。則爲上司者。知其苦累。加以體卹。勿聽家人之讒。譖以爲喜怒。則州縣亦不致受家人之挾制。浮開罄民膏而虧

國帑也。蓋屬員爲上司辦差。雖孝子於父母。不及十之一二也。故其情可憫也。學政主持一省之文風。尤以端士習爲主。士習端。則民風善也。有害於民風者。淫書最甚。責成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五

罕

教職。搜其板而焚之。亦整齊風俗之一端也。教職實心奉行。而不擾閭閻者。加優獎焉。道府有表率屬吏之責。而與民至近者。州縣也。州縣之責。至重。治亦最難。陳文恭公居官法戒錄諸書。當取法也。勿貪。勿酷。勿偏執。勿瑣碎。勿粗心。勿任性。勿愛奢華。勿耽逸樂。勿飲。勿博。勿好書畫。嗜古董。勿廣姬妾。用俊僕。勿縱子弟親戚。勿信任家人書吏。勿誤於猛。以濟寬之說。而濟以勤也。以勤補拙。更以儉養廉。而尤以教養爲循良之實際。大旨不越乎近人情。而尤貴於誠也。屠大令倬之治儀徵也。勸婦女藝木棉。教之織布。以化嬉游賭博之風。至今境無游女。楊郡伯炳堃之宰息縣也。境多撚匪。且習教。君不用嚴刑。戶給一示。並勸言一

冊。巡歷鄉鎮。教誨化導。相感以誠。經年而境無一匪。甘棠之愛。至今思之。吾涉世三十餘年。見身爲州縣而不克終者有矣。後嗣之不振者。更不知凡幾也。可不慎乎。師儒之官。有教士之責。與士終歲或不相見也。宜設皋比以招徠之。果能盡心教誨。士子未有不願受業者。桃李盡在公門。亦他日陸氏之莊也。教職與士親。州縣與教職親。則士氣伸。士習端。而民情亦和也。和則善矣。監獄之官。獄囚之所託命也。加意周卹。軫其疾病飢寒。越中梁瑤峯相國之封翁。爲刑部司獄。積德深厚。子爲狀元宰相。人所共知也。善之報也。此外雖一命之士。苟心存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也。其非官而操官之權者曰幕友。士之改途者也。佐官以治

蓮花笈卷一

勸善說六

望

事。民之禍福繫焉。官之考成亦繫焉。勸之以正也。公也。寬也。勤也。勿蹈習氣也。汪龍莊之佐治。藥言可讀也。汪君身登甲科。二子亦登甲科。善之報也。官之子弟。勸之以讀書。繼志。勿干預公事。勿蹈習氣也。習氣者。驕也。奢也。傲也。慢也。飲也。博也。作威作福也。狎優狎妓也。好奉承也。好佔便宜也。官之親戚宗族。有事者各治其事。勿出外游蕩也。勿招搖撞騙也。無事而勿歸。官亦勿資之歸。皆失計也。役於官者。在私者曰門。曰印。曰跟班。曰差。門印之權爲重。固爲求衣食而來。亦未嘗無自好者。勸之以各矢天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也。雖限於流品。苟積德深厚。子孫讀書上進。爲公卿者有之矣。在官者曰吏。曰役。曰阜隸。曰獄卒。憑權

中貲以田二千五百畝。所入爲義倉。以供儉歲。里黨平糶之需。並以祭產。試行區田。公子功甫弟。兄輩所爲。公志也。江右家玉生中丞。建義莊於鄂城。得邀

宸翰之褒。皆與宋之范文正公媲美者。此外紳士富民之設義莊者。若元和周氏。常熟席氏。不可枚舉。否則徒擁厚貲。貽謀不善。不數年而爲不肖子孫。所蕩費則悔無及矣。若夫不得達而在上。則以品行式後進。以學問教生徒。士之分也。無以勸之。勸之以躬行實踐也。勿偏執理障也。勿恃才傲物也。勿薄前賢。勿藐同輩。勿輕後進也。不得於身。必於子孫。德備於身。而學傳於弟子。亦天爵之至貴也。昔子夏設教西河。魏文侯親爲受業。文中子河汾壇席。貞觀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八

聖

將相咸出其門。濂洛關閩士之事。非異人任也。特俗學以舉業爲弋取科名之具。有致知而無力行。故當戒者多耳。而所最當戒者。狂也。士而狂。則諸病叢生。學問未有能長進者。卽甚博雅。亦不足觀。幸而獲雋。其成就亦終不能遠大也。嘗有故人子弟。文字合格。屢試而不見售。執業下問。余勸以謙虛。則得頗有驗者。蓋謙爲治。狂之聖藥。能謙則狂之諸病皆去。而受益於不覺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曾子所以思吾友也。此士之善也。至於包漕包白包訟。武斷鄉曲。士之玷也。然或染於習。或迫於境。亦由未聞道耳。當勸其改行。從善而不必絕之已甚也。果其能改。未嘗不可藉晚蓋以滌

前愆也。此士之大畧也。至於專司漕務。在北曰倉塲總督。曰坐糧廳。曰經紀。曰花戶。在南曰漕運總督。曰糧道。曰衛官。曰運官。曰旗丁。曰舵工。曰水手。今日東南之民力。州縣之庫藏。咸竭於漕。而爲之樞機者。旗丁也。旗丁受沿途及北壩之需索。固亦苦累然。亦未免藉口爲需索。州縣之端。歲有加增。而無已。以致累官累民。而終歸於累。

國也。昔阮中丞之撫浙。使其戚友丁屬。分附糧艘入京。舟中密訪所用之數。互相參考。得其實。如數給之。而加贏焉。勿以累丁。其嫖賭酣豢之費。則勿給也。衛官缺優。勿使賣富僉貧也。丁貧而需索倍甚也。運官責以約束旗丁。而實仰給於丁。勿使助丁需索也。至今數十年。猶共相遵守。非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九

器

特官民感頌。丁亦勿怨也。近者江浙州縣之累。尤在漕尾。其弊由於升任大學士前撫臣章煦臨去任之一摺。謂此後毋許再有漕尾名目。意不過圖免子孫之累。而不計刁生劣監與奸胥蠹役比而抗欠終累。

國家之帑藏也。冬兌冬開。全漕受兌。其勢斷不能副限。卽不能不買米墊倉。籌款給費。後來大吏亦曾

奏定章程。飭屬遵行。無如新舊交接之際。新任往往偏聽家人漕總之言。置舊欠於不征。吏役得以從中頂用。遂至漕尾日積日多也。積之久。則庫項悉變爲漕串矣。豈細故哉。至旗丁挾制州縣者。米色也。淮安之盤驗。北壩之驗收。則又以此挑斥旗丁。旗丁亦樂於挑斥。以爲藉口。其實米

不能言以費之有無多寡爲好醜耳。此在糧道坐糧廳及南北兩大憲之洞燭情形也。經紀花戶勿苦累旗丁。旗丁勿苛索州縣。州縣勿多取百姓。庶可久也。而尤在倉場及坐糧廳之書吏也。至近日屢次滋事。隱憂可慮者。更在糧船之水手。睚眦細故。動輒械鬥。殺人者死。何其愚也。旗丁多不親運。舵工代運。代交名爲包舵。水手有老菴潘菴之分。各有其黨。聽約束於老官。老官蹤跡隱秘。非舵工不能知也。此宜漕標慎選老成熟悉之弁。責成老官。使之約束勸諭也。漕督之賢者。鐵公保。李公奕疇。循例驗米。不縱丁以苦州縣。不多派漕委以苦丁。各持其平。免運速而限克。副水手亦安靜無滋事之案也。是則可爲法也。河工有河道總督。有河道。有河廳。有汛官。汛弁。總河得其人。則胥受治。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十

罌

國朝以靳文襄公爲最賢。繼之者爲黎襄勤公。若蘭公。第錫之廉儉。徐公端之勤能。張公井之公正。皆可爲法者也。若今日東河之栗公。南河之麟公。則皆可謂大賢在位者矣。南河有倒塘濟運之責。則尤盤根錯節。以別利器也。倒塘之法。倡於守備盧某。河丞萬君承紀議上之。余在張公幕府。曾參末議。今則愈行愈精。但須勿惜小費。多倒一二塘。則意外之患可免。至於河患中滿。近思得一河底取土之法。將爲文以貽當事。試行而有效。則河無患。漕亦無患。民亦可以無患矣。鹽務之官。缺皆優。勿苛商。亦勿徇商也。

商則勸之以勿奢也。勿短給水脚也。勿縱商厮苛索船戶也。勿任船戶多買租。多帶跑風。致佔銷額。短國課也。巡鹽之兵役。勸之以勿受梟賄。縱私而苛老幼婦女也。彼固自有

恩准應販之老小鹽也。鹽之梟。勿大夥興販。闖卡拒捕也。怙惡不悛。未有能保全者。近年若賀三虎黃玉林郝啟昌可監也。關之吏。勿搜求需索。苦累客商也。近年新增鹽卡。以查私鹽。並以查烟爲名。無所不查。擾累行旅。數倍於關。爲之長者。宜約束而不可縱也。武則自提鎮。以至備弁。皆有訓練軍伍。綏靖封圻。禁緝奸暴。安撫閭閻之責。於兵士。不僅應約束而已。尤貴有以教之。周南兔置之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起起武夫。公侯腹心。言武夫可爲國家干城。君上腹心也。今不異於古所云也。不必出於士而行。有合於士猶之士也。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士

吳

國家文武並重。以行伍出身爲正途。又何可不自勉乎。至不由科目出身之員。往往以未嘗學問。過自謙抑。不知科目不足以盡人才。故

國家多其途。以廣登進。既屬凡民之俊秀。又身家殷實。則父兄之培植。師長之教育。必倍於寒畯也。勸之以自愛自立。而不必自謙也。其次曰農。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故農有上中下之分。今之農。則曰業主。曰佃戶。曰傭工。業主勸之以卹佃傭傭也。早完

國課也。完漕宜好米也。勿佔地方官便宜使賠累也。佃則勸以勿欠業主之租使賠糧也。勿佔鄰田勿侵削人墳墓也。勿呵風罵雨也。勿鋤殺活物也。完租之米勿攙和油水及鹽水。使一石之米通販霉爛也。傭有長工短工。勸之者同於佃。勿偷惰及狼藉米穀也。短工勸之以勿居竒也。居鄉而田多者爲大戶。鄉之善事賴焉。若育嬰卹廢義學義塚。義倉。義莊。水旱則減租設賑。惟力是視。同心合力以爲之。其受享必長且久也。其次曰工。工之名有百。大約習手藝自食其力者多。惟土木兩者爲鉅。勸之以勤而勿惰也。勿毀廢主人之物料也。勿行魘魅於主人也。昌黎之傳圻者。子厚之傳梓人。未嘗不見重於賢哲也。近日若山左之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十二

七

魏祥揚州之張全吳門之朱玉崗皆以工師而膺品秩矣。其平日亦頗有士君子之行也。此外凡爲工者宜各體此意以自勉。一言以蔽之曰勿損人以利己而已。其次曰商。商之大者爲官爲紳爲士。其資厚其力鉅是富人也。富人者貧人之母。善舉之所資也。宜念天地之所篤厚。祖宗之所栽培。勿恃財以自奉爲一己延壽考也。勿恃財以作孽爲子孫綿福澤也。商之利倍於田。其爲善亦當倍於力田。而富者則其富可長保且益富也。此外則九流醫卜星相各有專門。醫之學問最深。出於士者爲多。古稱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又曰醫道通仙。明於醫者病人之所託命。病者一家之所仰望也。貧富宜平等也。延請宜早到也。診視宜

細心也。卜與星相。雖不及醫。而其精者。亦能通於天人之故。且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其力皆可以勸人爲善。諺云。醫家有割股之心。卜與星相。亦皆有爲人求福免禍之意。推而至於巫祝。莫不皆然。故以勸人爲善。望之誠能勸人爲善。則其心之向善可知也。是卽所以勸使爲善也。夫天下之人。至衆也。爲善無窮也。勸善之方。亦不一也。負販貿易之人。勿售惡貨。勿誑善價。勿欺童孺婦女。勿用大斗小秤。善也。駕船擡轎。趕車挑擔之人。愛惜客貨。護持行旅。善也。勿爭鬥。罵詈善也。任性失手。往往悞事。監獄中悞傷人命。問抵之罪。囚皆因詈罵爭鬥而起也。詈罵而傷人父母。無異自罵其父母也。何則。罵人而其人。不理是不受也。人不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三

吳

受則還。自受譬之送物與人。其人不受。則其物仍歸本人。地藏經所言善喻。而曲中人情。若輩犯者尤多。此所當勸者也。廝養臧獲。勿盜主人之財。勿恃主人之勢。勿揚主人之短。勿逢主人之惡。勿負主人之恩。勿慢主人之宗族親友善也。忠於孤寡貧弱之幼主。扶持成立。善之善者也是。所謂義僕也。

國家旌典之所及。史冊之所褒美也。卽下而至於乞丐。勿強討。勿硬索。勿竊取。勿怨詈。詛呪。勿坐碑字之上。勿臥佛像之旁。勿毀棺槨。勿棄米粒。孝可見重於鬼神。聞而知之。良丐沒而爲土社。見而知之矣。甚而至於獄囚。苟其罪不至於不赦。誠心悔過。誦經禮佛。未嘗不可邀鬼神之嘿佑。

遇

國家之赦典也。至於盜賊宜無可勸矣。然甘興霸賊也。爲吳名將。戴若思盜也。爲晉忠臣。近日則某某以海盜投誠而爲貴官矣。某某以積賊立功而爲大將矣。則何可過自菲薄也。至若屠宰割烹至殘暴矣。然未嘗全無慈心也。勸以改業。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現成公案也。倡優龜鵠至微賤矣。然未嘗全無耻心也。龜鵠勸以閉門。否則天理所不容。官法之可畏。人人得而吐罵訛詐之也。妓女則墮落抑勒者居多。勸以從良。勿以父母之身甘心下賤也。昔宋之梁紅玉從韓蘄王而封國夫人。

國初之顧眉生從龔芝麓而封一品夫人。此外若院本中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十四

晃

李娃從滎陽生而封汧國夫人者。不勝計也。李娃卽李亞仙。滎陽生鄭元和也。此真事。亦若輩所知也。出淤泥而不染。此青泥蓮花記之所爲作也。若良家之女。誤墮平康。誓死不辱。則貞烈倍於尋常。死必歸於斗部。若爲龜鵠者。知貞爲美德。勿加凌逼而保全之。則龜爲靈龜。鵠爲良鵠。陰律爲百大善。可抵平生千百惡孽也。優之旦。可憫同於妓。當勸其改業也。梨園不能全改。勸以演忠孝節義。而勿演姦盜邪淫也。尤不可扮演神明。褻瀆不安。且

功令所禁。當科罪也。凡此皆勸不善者使之歸於善也。至於僧道佛家。本有三戒。受戒而仍犯者。其孽倍於凡僧。必至墮落。道家自黃崑陽律師演龍門三大戒後。其清規與

佛家相同。女冠女僧。尤當自愛。犯者及亂之者。孽加尋常數等也。蓋天下本無不善之人。故無人不可勸使爲善也。則其質可以受人勸者。毋自棄也。其力可以勸人善者。亦毋自諉也。夫王化始於閨門。而一家之盛衰。視乎內助。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如坤之與乾。陰之與陽。體敵而分相等。則婦女之所係甚重。爲扶陽抑陰之說者。非也。謂女子無才便是德者。亦非也。富貴之婦。事親以孝。相夫以德。訓子以賢。御下以恩。勿務游觀。勿縱口腹。勿恃威以凌妾媵。勿恃財以慢親族。則其福壽未有艾也。貧賤之婦。孝養翁姑。親操井臼。茹荼嚙苦。勿怨勿謫。助夫教子。其後必昌。姬妾之事。大婦婢女之爲姬妾。誦小星三五之章。安於實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五

五

命不猶賢矣。及乎母以子貴。躬膺一二品之封。稱太夫者。有之矣。三五品者。指不勝屈也。又或守貞盡孝之女。苦節烈行之婦。持齋戒。殺好善樂施之老母。賢可以式里。黨誠可以格鬼神。此尤陰陽之祥瑞。來生必轉男身。而膺福祿。則又循環之定理。陰律之所日闡。而日明者也。近日吳興某學士。前世爲近地念佛老嫗。有繭橋老媪小印。余曾見之。相國某公。前世爲北直某地烈婦。此皆在人耳目間。則人又何可不爲善乎。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又曰。善與人同。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夫與人爲善。卽勸人爲善之說也。受勸而明乎善。卽爲善人。又當卽其所聞。以輾轉相勸。於無窮。使凡爲人者。內無不善之心。外無不善之行。口無

不善之言在一家則一家善在一鄉則一鄉善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也勸愈廣則善愈大善氣所積噓爲祥風潤爲甘雨蒸爲和氣釀爲豐年風俗之美太平之盛莫非善之所致卽莫非勸之所致此卽孟子性善之說而推廣之也卽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止善也願與天下後世之善人共勉之也

頤道他文皆言因果是篇獨略以所言皆世法恐理障之儒哆口駁議也然書傳帝王之心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闡天人之理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非卽因果之說乎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日誦一過不減參禪嚴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六

至

轉法華矣松壺子記

作勸善之文不難作勸善之文而能使人樂於好善爲難惟頤道先生此文足以當之矣丙申長至後三日余與先生自楚旋吳先生將爲此文屬余草創畧而未詳先生擴而充之自富貴至貧賤各就其所處之境地從人情中體驗而出以善勸善實以人勸人雖乞丐罪囚無不勸之立言之妙引人善心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善之理瞭如指掌爲善之便亦易如反掌并取前輩及近日之爲善而有成效者引以爲法使讀者皆有欣慕之心可謂善於勸善矣蓋當世勸善之文言其理而未言其法或過高或過嚴故人多畏難而不爲先生

此○文○則○如○良○醫○之○治○病○既○疏○病○源○卽○立○藥○方○對○症○發○藥○
無○不○應○手○立○愈○也○余○與○先○生○同○舟○浹○旬○所○言○善○事○先○生○
咸○纂○諸○勸○善○說○中○蓮○花○筏○一○書○此○文○當○爲○弁○冕○矣○大○學○
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也○所○願○天○下○之○讀○
此○文○者○互○相○勸○更○轉○相○勸○以○推○至○善○之○量○於○無○窮○也○雲○
間○同○門○愚○弟○楊○基○書○於○錫○山○舟○次○

寓○精○微○於○淺○近○之○中○言○簡○義○賅○無○一○語○言○經○濟○却○無○一○
語○非○經○濟○視○文○中○子○太○平○十○二○策○似○爲○切○近○孟○子○曰○言○
近○而○旨○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斯○文○有○焉○
石○韞○玉○識○